

“双休日”提案被采纳的前后



上世纪 90 年代，随着国企改革

作者 王贤才
《世纪》编辑出版

曾经的超级“星期七”

年纪稍大的人，大约都有过“超级星期七”的感受。星期日怎么成了“星期七”呢？是加班加点吗？不是。加班加点是有的，那是特殊情况。这个“星期七”是常态，是做“私活”（家务活）。双职工，特别是有了孩子后，平时忙于上班，除了一日三餐，很多事都要等到星期日来做。就是子女教育这样的大事，发现孩子做人、做事或学习上有了什么情况，除非情势紧迫，一般也要等到星期日来处理。家里的零星杂务，大事小情，像拆洗被褥、买煤球、换煤气罐，以及家具用物的修旧换新，大人小孩的缝缝补补等，也都挪到星期日来做。虽不上班，比上班不知辛苦多少，于是星期日变成了“星期七”，而且在辛苦劳累上是“超级”的。

解决这个问题，我首先想到的是，鼓励女职工在自愿的基础上退下来，回归家庭，觉得这不失是一举多得的好事：空出岗位可以增加就业，双职工也不用再用“超级星期七”，特别是能使子女得到更多的关爱和教育，有利于下一代更好成长。

那年我们医务界委员与妇女界同住一个宾馆，同在一个餐厅吃饭。当时不是自助餐，随意就座，所以不同界别的委员有机会一起进餐、交谈。我趁这个机会，向一位妇女界委员吐露了我的这个想法，也是从超级“星期七”说起的。不出所料，获她的认同，她也吐了不少“苦水”。但一转到鼓励女职工回家时，虽然我小心翼翼特别强调“在自愿的基础上”“酌情而为”，还是立即遭到她的强烈反对，叫我千万不要提这样的议案，会遭到女同胞的公愤！（这位委员所言非虚。几年后我还是从增加劳动就业角度写了一份这样的“大会发言材料”，分发出来引起轩然大波，许多女同胞都慷慨激昂地反对。）

被国务院采纳的“双休日”提案

我知难而退，还是回到“双休日”来。一次在政协组织的活动中，我在工地同做建筑的农民工交谈，试探性地问他们：“每周干 5 天活，休息两天好不好？”满以为一定能得到他们的欢迎，没想到得到的竟是否定的回答，说他们背井离乡，出来就是干活挣钱，巴不得一天不歇才好，要什么休息！噎得我无言以对。

也是在这个时期，偶然从一位做工会工作的朋友处听到，他们做了个群众调查：多挣一天工资和多休息一天，更愿要哪个？调查结果是：80%以上的人选择多休息一天！这个调查令我很振奋，也有些惊讶：这大概是拿固定工资和不拿固定工资劳动者的区别吧。那位朋友听了我的“调查”就笑了，说我在建筑工地和农民工交谈时的那个提问没说好，没把话说明白。要是站在他们角度，换个说法：争取干 5 天活能拿 6 天工资，还会有人反对吗？

所见甚是。其实我的意思也是想把每周工作日从 6 天改成 5 天，增加 1 天休息，实行星期六、星期日都休息的“双休日”制。不但能增加就业岗位，缓解部分工人的下岗问题，还能节约水电等资源，让

双职工走出“超级星期七”的困境。而且，有了休闲时间，还能让人多花钱，增加消费。

现在的中青年大约不会想到，对我们这些从物资缺乏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，建立现代消费观念也很不易，能算是认识上的一个很大“飞跃”。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都是勤俭节约的教育，一个钱要当两个钱花，从不轻言消费。进入商品生产，有了市场经济，终于认识到：原来消费也是很可爱的，因为它不但能满足需要，改善生活，还能拉动经济。说到底，生产是为着消费的。“双休日”不仅从根本上解决“超级星期七”的问题，空余时间逛街购物，上饭馆、看戏、看电影，增加消费拉动经济。

我是带着这份提案，参加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的。我们组有个习惯，小组会时，委员们把自己写成的提案给小组其他委员看，征求意见，愿意的话，也可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同组委员们传看了我的这份提案，没有听到不同意见，还有三位委员在我的提案上签了名。

这就是全国政协第 1118 号提案。令人高兴的是，“双休日”提案很快被国务院采纳，于是就有了国务院 174 号令：从 1995 年 5 月 1 日起，全国实行 5 日工作制，即职工每日工作 8 小时，每星期工作 40 小时。关连千家万户、影响深远的“双休日”制，就这样在中国实施了。

“双休日”带来的“小长假”和“黄金周”

虽然想到“双休日”增加休息时间，能增加就业岗位，缓和就业压力，逛街购物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消费，却没想到与它关连的“后劲”如此之大，还有许多进一步发挥的空间。

首先是把“双休日”合理调配，与元旦、春节等法定假日拼接起来，组成 3 天的“小长假”和 7 天的“黄金周”，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。“双休日”出台的时机很好，正赶上我国铁路和民航事业大发展的宝贵时机。铁路部门经过六次提速，有了不少“夕发朝至”的

旅客列车；民航部门也在努力开发新航班、新航线。星期五晚上出去，星期一早上回来，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游乐模式。以前我乘民航飞机，机舱里很少坐满，就是长途飞行的越洋飞机，也很容易找到几个相连的空位，可随意休息。旅游大发展后，这种情形没有了，机舱里都坐得满满的。旅行社为民航保证了长年丰满的客源。它们以很大的优惠拿到机票，也给旅客减轻了负担，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

旅游拉动消费，带动作用的作用非常突出。世界旅游组织的资料表明：旅游业直接收入 1 元钱，能带动相关行业增收 4.3 元，因为它关连的不只是住、食、行，还包含游、购、娱等诸多内容。全国“假日办”有个数字：一年里“黄金周”累计的旅游收入是 5600 多亿元，而“黄金周”中有 4 天是来自“双休日”的，其收益的六成可以算到“双休日”名下，那就是 3360 多亿元“黄金周”期间，日均“进账”42 亿元，而从节日商品零售与日常商品零售的比值推算，平时“双休日”的日均进账水平，即使按照“黄金周”二十分之一计算，每天也能产生 2 亿元的收入。“双休日”的综合经济效益已超过 2 万亿元，由它带动的市场消费，真是难以估量。手头有份资料，仅 2018 年，全国旅游业对 GDP 的综合贡献就达到 9.94 万亿元（这一年的 GDP 是 90.03 万亿元，旅游业的贡献率超过 10%）。

旅游带动就业也很明显。据测算，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增加 1 个，能使社会增加就业岗位 5-7 个。与旅游业直接、间接关联的部门有 100 多个，需求的人才多种多样：既要高学历、高文化的规划管理人才；也需要文化层次不高，只需提供简单技能的普通劳动力。就是农村弱势群体，也能找到一席之地。上世纪最后 10 年，我国第三产业新增就业的 7740 万人中，由旅游直接和间接创造的就业人数约占 38%，这是很多行业难以企及的。

除了旅游，“双休日”还拉动了其他很多行业的发展。商店、餐饮、娱乐，甚至体育、展览、广

告、彩票等，都能从假日经济中分得一杯羹。影视业如果没有“双休日”支撑，那些重金打造的影片和引进的外国大片能达到那样火爆程度吗！就连国内足球和篮球的职业联赛，也未必能积攒那么高的人气，吸引那么多球迷的关注吧。

观念的改变是根本性的改变。“双休日”撬动了千百年来我们以存钱、积累为主的理财思路，逐渐转变为存钱、花钱的方式，使得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消费活动，也能登上普通家庭的台面。说“双休日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恐不为过。

“双休日”不是 WTO 的恩赐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听到一种议论，说“双休日”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（WTO）谈判时，由于美国的要求才有的，似乎是美国送给中国人的礼物。这个说法不知从何而来，但又语焉不详，不知依据在哪里。我做“双休日”提案时，不知有此说法。不过那时还没有互联网。现在有了，特意上网查了一下，没有找到相关依据。WTO 协议的官方文件上没有见到有关“双休日”的要求，但也从中发现了一些可供参照的情况：有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时，并不是实行“双休日”制的，如亚洲的日本、韩国、印度，还有我国的台湾、香港等。可见“双休日”制不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必备条件。

还要说明一点：我虽是政协首先提出“双休日”提案的人，但是这个理念不是我的首创，它比这个提案的萌生还要早很多。1984 年邓小平同志就有过一个指示，拟将每周工作 6 天改为 5 天半。他是从与国际接轨（国外多是 5 天工作制）、促进企业提高劳动效率、节省水电能源等考虑的。1986 年 5 月，国家科委还专门成立了“缩短工时课题组”，深入研究每周工作 5 日的可行性。没有这些重要而细致、精准的前驱工作，“双休日”提案是不可能这么快地落到实处的。

所以“双休日”就是中国政府根据我们的国情和人民需要，自主决定和实施的制度。



在江西省政协一次会议上，王贤才委员在谈双休日提案